

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 让城市与青年“同频共振”

文 陆杰华 张依芸

2022年4月，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等十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提出“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的城市发展理念。新时代青年是党和国家一切事业的继承者，是实现政治使命的重要主体。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不仅激励青年个体奋斗成长，亦强调动员广大青年投身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然而，随着城市的转型和升级，城市与青年的可持续发展均面临着严峻挑战，诸如住房、就业、婚恋等压力导致青年身心“过劳”；产业升级转型发展，导致城市非常态竞争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亦导致青年在获取教育、就业等资源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数智化社会为青年与城市发展一方面带来种种机遇，同时伴随着众多不确定性风险。由此，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需要让城市与青年“同频共振”，让青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全身心地投入于奋斗事业中；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以促进城市与青年的可持续发展。

一、现阶段我国青年群体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青年人口结构变化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区间确定为14~35岁。根据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可知，我国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在降低，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占比34.46%，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占比33.03%。其中，从“六普到“七普”，城市中青年人口的

表1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比较 (%)

时间	范围	0 ~ 13 岁	14 ~ 35 岁	36 ~ 64 岁	65 岁及以上	合计
2010	城市	11.34	40.22	40.76	7.68	100
	镇	15.66	35.46	40.89	8.00	100
	乡村	17.93	30.52	41.43	10.12	100
	全国	15.47	34.46	41.11	8.95	100
2020	城市	14.80	33.03	41.40	10.77	100
	镇	18.67	28.82	40.71	11.81	100
	乡村	17.93	22.72	41.62	17.72	100
	全国	16.83	28.33	41.32	13.52	100

数据来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比例从 40.22% 下降至 33.03%。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少儿人口在城镇的比例上升，预示着未来青年人口增长的潜力将在城、镇显现。就“全国”层面而言，在“六普”与“七普”结果中，青年人口在“城市”中占比最高，“镇”次之，在“乡村”中占比最低；而镇与乡村中的少儿人口占比均较城市更高，未来青年人口发展以村、镇为中心。由此可知，青年人口城镇化率较高、城市对青年有着较大的吸引力。推动青年和城市融合发展，是党和政府鲜明的政策导向，亦是契合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二）青年人口流动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鉴数据可知，2020 年全国青年人口迁

移的主要原因为工作就业与学习培训，两种原因在城市、镇、乡村的不同范围上有着显著差异。其中，城市和乡村的青年因工作就业因素迁移的比例较高，且两者水平接近，高达 49.42% 与 45.77%。因学习培训而迁移的青年在“镇”一层次呈现最高水平。因此，城市工作需要监测在城市、镇、乡村不同范围中青年迁移原因的异质性，关注青年在流动过程中对就业与教育资源获得的差异化需求。

在流动方向上，青年人口倾向于向城市群核心城市与省会城市流动，同时在各大城市迁入户籍意愿在不同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北京市与上海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户籍所能提供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对青年有着较大吸引力，是流动人才落户意愿最高的城市。相较于广州市与深圳市，在生活成本较低、教育资源丰富的天津市，青年人才落户的意愿同样较高。成都市与杭州市历年来以“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靠前而闻名，丰富的文娱活动、浓郁的文化氛围契合青年对新鲜体验的追求，亦展现着个体发展的多元可能。由此可见，青年人口在进行流动城市决策时，会综合考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城市中预期收入与成本、生活幸福感等因素。

二、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机遇和挑战

现今，数智化、多元化社会为实现城市赋能、个体自由发展创造有利

条件，正在向城市和青年释放无限机遇。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智化技术的普及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年轻人获得充分和体面工作有了更多可能。对多元化人才的迫切需要促进新兴职业的衍生，青年人口的就业选择与就业态度产生巨大分化。在高度市场化的互联网行业，青年劳动者在企业间的流动已成常态，自主创业亦屡见不鲜。青年对就业的态度亦不受“社会时钟”的约束，即不再满足于对单一职业的事业追求，而是选择多元尝试、大胆创新，由此，青年的职业发展走向“斜杠”状态，即选择拥有多个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群体。同时，在流动社会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智能媒介技术与便利交通推动“数字游牧”成为个体生活方式的新选择：在具备随时随地可以工作的硬性条件下能够保持移动，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然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得竞争成为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内卷”化浪潮、碎片化社交让青年变得消极又疏离。乡村与城市、陌生与熟悉环境的鸿沟亦让青年面临着城市疏离与文化脱嵌的尴尬处境。

（一）社会：“内卷”过度的社会环境

社会“内卷化”使得青年的生活节奏加快，若不进步，便只能在“内卷”的浪潮中退步。于青年而言，

工作与生活的边界逐渐模糊，在生活的巨大压力下人们转而寻求情感支持，传统的长期社交已无法适应快节奏的生活，短、频、快且能够适应多元特殊需求的“搭子社交”形成，加速了社会的原子化，青年与青年、与社会愈发疏离。青年的成就感与获得感因“付出却没有收获成效”的内卷中趋于消解，极大程度上打压青年为个体发展而奋斗、为社会做贡献的积极性。

（二）城市：青年的城市疏离与文化脱嵌

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理性意识先行的文化观念、以正式制度为底色的人情交往与既有的认识框架产生强烈冲突；生活成本高、城市的制度性排斥可能会使青年陷入“孤独化”的处境。城市青年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城市后，因社会资本的缺乏与户籍状态的限制，导致青年获取城市中教育、经济等资源支持在一定时期内“空窗”而受阻，对青年人才扶持的制度并未能真正惠及青年流动人口。

青年就业的种种新面向展现了新型产业的兴起与就业结构的转型，在被“内卷”裹挟与城市疏离的境遇中，青年的新型情感诉求与社交需求产生。城市工作需适应时代之变，关注青年生活态度与个体发展预期的变化，将政策扶持与服务青年发展以新的“等时性”接轨，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如此，青年得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立足于新形势，继续保有积极进取、不懈奋斗的精神、发挥创新活力，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

三、城市与青年：同频共振、协调发展

（一）青年的发展：安居乐业、年轻有为

城市为青年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服务青年发展、促进青年安居是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重要内容。在数智化、多元化社会背景下，城市工作需要顺应社会发展新形势、青年工作新期待，夯实青年的社会经济保障，让青年先“安居”而后“乐业”。

城市社会质量与青年获得感高度关联，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城市需保障青年高质量的经济生活与住房品质，减少青年发展的后顾之忧，促进其生成积极的情感体验，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在住房上，需要优化对青年的住房补贴制度、强化对“长租公寓”的管理监管，保障人才差异化的住房福利需求。在医疗保障方面，需要优化卫生政策环境、扩大青年医疗保障的时空覆盖面，减少流动青年在医疗保障上的“空窗期”。电商、智慧物流等新兴服务逐渐成为高品质生活的象征，在满足青年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背景下，城市需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资源的公共服务化，提升青年的生活体验。

（二）城市的策略：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随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劳动力市场日趋紧缩，2017年全国主要城市打响“抢人大战”，实施多种人才政策，如“零门槛落户”及家属随迁、租房购房补贴和优惠贷款等，争夺青年人才资源。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因此，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城市需结合城市定位与资源禀赋给予合宜的承诺条件，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才能从“抢人”到真正稳定地“留人”。

1. 要因地制宜，给予青年人才合宜的承诺条件。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策环境的异质性较强，青年在不同城市中的生活成本与收入预期亦有显著差异。因此，城市应根据相应的工资水平、购房比例、教育资源数量优化其相应领域的补贴政策，使之合乎青年在城市中的平均收入、支出水平与生活水平，在差异化的城市中相应实现物质资源的公平配置。在数智化背景下，积极推进产业转型与城市功能相融合，推动产业与就业相互促进。城市工作应基于其产业结构与规模，对青年提供相应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政策支持，打造网络商业新业态，鼓励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2. 要因材施教，满足青年人才不同的发展需求。在新型社会价值观形成的进程中，城市应持有尊重、包容的态度，才能让青年的创新潜力迸发而不受约束。在社会包容的态度中，青年会遵循城市的底色选

择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由此，城市需结合自身的经济、文化等资源禀赋，关注青年就业发展中的异质性，针对性地优化就业政策环境，全面促进、提升青年就业能力，激励创业、拓展多元职业选择，为青年施展才干提供开放空间与物质基础，鼓励青年发挥积极奋斗、勇于创新等独特优势，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城市与青年：同频共振、协调发展

1. 城市与青年需时空同频。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城市发展需与青年个人发展阶段相契合、为青年迁移过程提供相应地域的政策支持与资源供给，真正实现青年人才与城市发展接轨。青年人才在城市中主要有学习培训的需要与就业发展的诉求，城市工作应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在发展中的困惑和需求痛点，遵循其成才的“生命周期”提供相应的技能提升、职业培训等活动。青年人口亦面临着婚恋、生育等生活中的重大命题，城市工作应注重对青年不同生活阶段的平滑接轨。例如，消除对适婚适育群体的就业歧视、促进就业公平；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扩大生育保险中医疗待遇和产假津贴的范围，让适婚、适育的青年男性与女性得以无忧就业、无忧流动。

2. 青年在城市中社会融入。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需要关注青年社交与文化交流等侧面，帮助青年人才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经由业缘、趣缘建立的社会支持网络、与本地居民的互动是青年进入城市后完成“市民化”的重要方式。因此，推进青年在城市的社会融入能够激发青年对本地的身份认同，有助于其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促进青年获得感的生成。同时，城市在社会包容与社会赋权的背景下，注重培育青年的“主人翁意识”，引导青年积极与城市融合，推动高水平共治，由此得以增加青年与城市的粘度，步入双方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3. 城市与青年同区域协调。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顺利实施，使得社会城镇化速率加快。城市作为人才、信息流与金融资本集聚的中枢，是带动城市以外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动力。青年发展长期以来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关键所在，是建设城市的中坚力量。城市应积极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中心城市为引领、青年为实践主体，从青年视角补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短板，积极投入城市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提升城市群功能，形成可持续、高质量的区域协同发展。□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ZDA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林晓红